

2002年不能忘却的青春纪念

收藏



个彼得潘

从 阙 著

永远不长大的梦想，梦想破败的忧伤，游走在青春边缘的歌谣



珠海出版社

收藏一个彼得潘

丛
阙
著



少年维特式的烦恼，
青春无忱的挣扎。
人见人爱的彼得潘，
独行于自我的空间。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收藏一个彼得潘/丛阙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4. 7

ISBN 7-80689-252-4

I. 收… II. 丛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2412 号

收藏一个彼得潘

作 者: 丛 阙
终 审: 罗立群
策 划: 花雨工作室
责任编辑: 李一安 姜 蓓
封面设计: 李 元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
地 址: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
电 话: 0756-2639346 邮政编码: 519001
邮 购: 0756-2639344 2639345 2639346
网 址: www.zhchs.com
E-mail: zhchs@zhchs.com

印 刷: 湛江日报社印刷厂
开 本: 850×1168mm 1/32
印 张: 9 字数: 200 千字
版 次: 2004 年 8 月第 1 版
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: 1-13000 册
书 号: ISBN 7-80689-252-4/I·505
定 价: 15.00 元

本系列作品均有着作权, 任何重制、仿制、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者, 一经查获, 必定追究到底, 绝不宽待。



作者简介 丛 阕

出生在江南某小镇，风光秀丽，物产丰饶，历史上盛产美女，这些都是丛阕的痛；立志成为一个优秀的记者，现在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，勤恳地当一名学生，专一而持久的爱好是看言情小说，最伟大的事件是高考前一天晚上狂啃小说一夜，结果竟蒙上了某重点。

对爱情小说的兴趣到了大学一发不可收拾，从看书到写书，还是有点运气在的，无意中参加“花与梦”大赛竟得了第一名，正好给了好的借口，可以长期浸淫在文字中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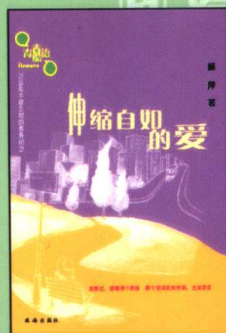
从小妈妈就说没有恒心、毅力，但现在却在创作作品，一个字一个字地敲，不怨不累，不离不弃。

不知道创作的热情到什么时候会是终点，但至少有一点丛阕永远会坚持：小说里的那个世界，或许不够现实，但是，真的很美。

能够成为笔下人物命运的主宰，这很神奇。

所以，我会一直写下去。





定价: 15.00元



定价: 15.00元



定价: 15.00元



定价: 15.00元

策 划: 花雨工作室
责任编辑: 李一安 姜 蓓
特约编辑: 刘 莉
封面绘画: 李琼内
封面设计: 李 元
插页绘画: 辰 轩

浪漫精华 尽在花雨
网址: www.inbook.net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CONTENTS

- 第一章 小小的心事 /2
- 第二章 少年渐烦恼 /34
- 第三章 女生不好追 /56
- 第四章 网友也疯狂 /80
- 第五章 老大也不小 /102
- 第六章 柳上女霸王 /124
- 第七章 冤家成知己 /150
- 第八章 全家出考题 /174
- 第九章 情窦迟迟开 /196
- 第十章 朦胧的情谊 /218
- 第十一章 另类更受宠 /238
- 第十二章 情花开朵朵 /256
- 第十三章 故事之外的故事 /276



小小的心事

电视里说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就是说，他们回不来了。那他和哥哥姐姐他们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大大的问号悬在空气中，余旻将整个人闷在被子里，大哭。





第一章

故事开始的地方，有种约定俗成的说法，婚后不孕的夫妇如果能够收养别人家的小孩作为自己的子嗣，这个孩子就会为家里“招”来弟妹。

究竟有效与否不得而知，至少余家夫妇信极了这种说法，也想死了拥有自己的孩子，所以婚后没多久，就托人从遥远的山坳里抱来一个两岁的男孩。一年后，肚子没动静，于是又迫不及待地抱进了第二个，还是没动静。然后便是第三个男婴、第四个女娃……正在绝望的当儿，余太太终于怀孕了，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小男孩是父母的全部希望之所在，他们将所有热情都倾注在了

惟一的亲生儿子身上，他们给他一切能给的东西，他们爱他胜过爱任何人。

其他的孩子是第一次知道原来他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对孩子这样好，他们从未领受过这种待遇，也不明白其中原因何在。但是他们也喜欢弟弟，他小小的、肉肉的，很可爱，总是能激起大家的保护欲与满心爱怜。虽然家里经济因为五个孩子的负担有点拮据，虽然爸爸妈妈越来越不拿正眼看他们，但是一家人只要能在一起，就觉得很开心了。

可清贫安定的生活并没有能一直持续下去。

那一年，在一次与父亲惊天动地的争吵后，大哥拿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家，再也没有回来。

然后，一场车祸从天而降，父母双亡，他们成了孤儿。



余晞现在处在一间很大的屋子里，样子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礼堂。

在整个大厅里回响的调子很难听，就跟上次邻居哥哥装鬼的声音差不多，让人一点都怕不起来，他当时就很大声地笑开去，把看起来就很笨的邻居哥哥吓了一大跳。

他才不怕人家欺负他，就算没有哥哥姐姐帮忙，他一样不会吃亏！其实附近的所有小孩都很怕他哦，因为他是老大嘛。

咦？为什么会一抖一抖的？他往下看，这才想起自己是被姑姑抱在怀里，姑姑眼睛红红的，明明就是被人欺负了哭过的样子。羞羞脸，这么大的人了还哭。





一丛又一丛的花里面，好像躺着什么东西，一动不动。很多人在他们身边排队绕圈，然后走到他和哥哥姐姐后面，有些叔叔伯伯阿姨他认识，不过还是不认识的居多。

不知道他们在玩什么游戏，姑姑都不准他过去看看花里躺着谁。不过既然看过的人好像都很不高兴的样子，还是不要去看好了。

“姑姑，姑姑，我要吃糖。”他拉着姑姑的衣袖，不停摇晃。

他最喜欢姑姑了，每次她到家里来，都会给他好多好多奶糖巧克力糖，虽然牙齿变得黑黑的要去看医生，但也没有关系啊。真希望医生用那把大大的钳子拔光所有牙齿，这样吃什么都不会被妈妈骂了。

“扬扬乖，我们等一下再吃好不好？”姑姑抽抽鼻子，哽咽着。

“哦。”他噘起嘴，不情愿地点头。唉，女生哭最丑了。

“那，等一下是多久？”

姑姑望着余扬不解事的小脸良久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背部，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，“等这里的所有客人都走了，姑姑再带你去吃糖果，好吗？”

客人？“他们是来吃饭的吗？”

原来这里是饭店，难怪这么多人，但是怎么没有桌子？

“闭嘴，扬扬。”二哥低沉的嗓音从侧面传来，带着些湿气，余扬立刻乖乖噤了声。

他最怕这个比爸爸还要凶的二哥了。不听话的话，二哥可是要揍人的哦。



对了，爸爸妈妈呢？好像前天开始就没见到了。

不敢说话，一双大眼却不停地往四周打量，寻觅着父母的踪影。

台上有一个老伯伯在讲话，好像有提到爸爸妈妈的名字，然后说什么贡献、好人之类的，应该是在表扬他们吧。

表扬完了要带大红花吗？所以爸爸妈妈先躲起来了？

四周放着很多用纸做成的花，有各种颜色的，拼成一个个的圈，挺好看。只花圈中央写有字——咦，哈哈，他认得的。

千古。

“千古什么意思？”他转过身子小小声地问三哥。三哥对他最好了，肯定不会骂的。

“千古啊……”余晗看向弟弟，笑得很悲伤，“你以后会明白的。”

他就不能把话说得明白点吗？每次都听不懂。余晗心里嘀咕着，又将视线转向场内。

一片寂静，刚刚那个伯伯好像说什么默哀。

每个人都把脑袋垂得低低的，他这里看上去黑压压的一片，好好玩哦。

变得没有遮挡的前方，赫然出现了两张相片。

黑白的，加着镜框，挂在正中央。

是爸爸和妈妈。

余晗觉得眼熟。

对了，小房间里就挂着和这个差不多的两张照片。妈妈说，那是爷爷奶奶，他从来没有见过的。因为在他出生以前，爷爷奶奶就过世了。





他不是很清楚“过世”是怎么回事，只知道过世的人他是看不见的。

那么，难道以后也看不见爸妈了吗？

遗体告别完毕，死者被推进焚化室，三兄妹跟了进去。余昀待在痛哭失声的姑姑怀中，看着人群渐渐散去，想着心底的疑问。

相貌平凡而老实的姑丈将妻子搂在怀中，轻拍着安抚。

不多时，余暇抱着骨灰坛，余晗和余景各捧着父母的遗像，走来与他们会合。

六人在亲友的抚慰声中，缓缓往家里走去。

余昀从姑姑的怀中挣扎着下来，走到抽抽噎噎的景身边。

“姐姐，爸爸妈妈‘过世’了吗？”他轻轻地问，惟恐被二哥白眼。

景不理他，继续抽泣。

“姐姐——”余昀使出撒赖的功夫，磨着她不肯罢休。

景烦了，狠狠甩开他，嚷道：“你给我安静会儿行不行！都这时候了还撒什么娇？爸妈都死掉了，死掉了……”说着说着，她忍不住大哭了起来。

余昀差点就跌在了地上，姑姑忙走过来稳住他，一边斥道：“小孩子什么都不懂，你朝他吼干什么？”

景心中已是非常伤心，被姑姑这一说，哭得更厉害了。晗在她耳边好言相劝。暇默默地捧着骨灰坛，冷着脸只是不说话，直直向前走。

余昀呆呆地看着哭闹不休的姐姐。连姑丈将他抱起都没察觉，心头缠绕的疑问兀自难解。



死了?爸爸妈妈死了吗?以后就看不到摸不着他们了吗?

电视里的人死掉的时候,不是都会有很多话要讲、有很多血要吐的吗?怎么爸爸妈妈一声不响就没掉了?他们不是说去上班吗?怎么会一去就不回来了?

余曷觉得眼睛湿湿的,难受。

以后是不是没有香喷喷的烤饼可以吃,不会玩得一身是泥然后挨骂,不能和爸爸抢床睡了?

好像就是这些,好像……又不止这些。他歪着头,想得不明不白。

回到家,马马虎虎吃过晚饭,余曷就被打发到房间里睡觉,姑姑哄他直到闭上眼睛,才轻手轻脚地离开,与家人一同守夜。

余曷不再装睡,睁开眼,直勾勾盯着天花板。

他们,是不是不要他了?

他不乖吗?怎么会?他会自己洗脸刷牙睡觉,他不吃陌生人的东西,他每天早上只赖一小会儿的床,他在幼儿园里只欺负不听话的孩子——他很好啊,所有人都说他聪明活泼可爱。怎么爸爸妈妈会舍得不要他?他们明明说最喜欢他,他们是他们的心头肉啊。

难道他偷偷把难吃的小点心扔掉,被他们知道了?

难道老师真的把他揪小朋友辫子的事告诉爸爸了?

大不了他以后再也不干坏事了,他们说欠哥哥姐姐很多,大不了他以后不抢他们东西玩不撕他们作业了,只要他们快点回来,没有他们在,就没有好东西可以吃,没有零花钱可以用,还会被二哥追着打的。

他不要他不要!





但是他们死掉了啊。电视里说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就是说，他们回不来了。那他和哥哥姐姐他们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
大大的问号悬在空气中，余晞将整个人闷在被子里，大哭。



狭窄的客厅里，余俪夫妇和三个孩子商量日后的生活安排。第一句话，便是一个晴天霹雳。

“姑姑，我知道你喜欢开玩笑，但是不要再吓我们了，我们……”景只觉得天旋地转，先是父母双亡，再是父母不是亲生，她过去十三年构造起来的世界，一下子就变得面目全非。

啥却泰然自若，只挑了挑眉，再无其他反应。

“您在开玩笑。”暇日见刚毅的年轻脸庞上，写着责备，“即使担心我们会成为您的累赘，但您作为长辈，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也不应该说出口的。”父母留下的东西，除了这间老旧的房子外，只有单位的抚恤金。要说她贪什么家产，倒也不至于。

除了小景的反应正常外，啥的冷静、暇的敏锐无不让余俪吃惊：“姑姑承认自己家确实也不富裕，但是也决不至于为逃避责任而编造谎言。哥哥嫂嫂太想要自己的孩子了，所以陆续收养了你们，希望你们能招来孩子。这样的收养动机不算纯正，我当时也劝过他们，但是没有用。”

她缓缓扫过表情各异的侄儿们，叹了口气：“现在他们既然已经去世，你们四个没有谋生能力的小孩，势必得找到新的依靠。晞晞不用说了，肯定是跟我们夫妇走。至于你们，是回头找自己的亲生父母，还是和我们在一起，就由自己决定吧。如果要



离开，我一定尽力帮你们找到自己的父母；如果跟我走，那么你们就要有吃苦的准备。”

说实话，以她和丈夫的收入，要供养四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升学费用，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情，但是哥哥只有她一个妹子，她不伸手帮忙，难道要眼看几个孩子流离失所吗？

姑丈一双大手搭上妻子的肩膀，无声的支持换来她感激的笑容。

见几个孩子沉默不语，余俚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一下子打不定主意，但是这件事最好快点能定下来，我和你们姑丈都是单位里请了假出来的，不能待久。后天之前给我回复，好吗？”

暇作代表，沉重地点了点头。

几个人心神俱疲，昏昏沉沉地守夜直到天明，并不知道这中间，曾经有一抹小小的身影寻求安慰而来，在听到他们的谈话后悄悄离开。



“姑姑说的是真的。”哈牵着景的手，在二哥身后的台阶上坐下，随着他的目光看向父母生前所住的房间。

暇转身，只见弟弟眼中一片清明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吃惊。

“你早知道了？怎么知道的？”

哈飘忽地笑笑，不答反问：“你想好了吗？接下来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沉默良久，暇老实承认。虽然之前就相信了姑姑不会骗人，但是要接受这个事实，实在是太过困难。朝夕相处的亲人没有血缘关系，满心崇敬的父母只把他们当做迷信的工





具来使用，弟弟的出生就是他们的惟一功用。

平日里父母对弟弟千般怜爱万般呵护，他总是以为两人中年得子，所以特别疼宠么儿。但在扬扬出生以前，父母几乎对所有孩子，都是一视同仁的。

以前怎么也想不明白其中的关键，现在真相揭开，许多疑问都有了血淋淋的答案。

景如愿“招”来了弟弟，在他们眼中的地位就高一些；啥被发现在照顾婴儿方面比做父母的还周到，所以啥后来也得到了不错的对待。至于他和大哥，那就差远了。

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利用价值，反而空耗了家里的钱物，是吧？大哥去年离家后再也没回来，恐怕就因为无意中知道这件事了。

是该气愤的，该失望的，就像他现在这样。如果根本就不能好好对待，有什么资格为了一己之私将他们硬生生带进这个家？

既然大哥都走了，既然养父母都死了，他何必赖在这里增加人家的负担？他还有什么要考虑？还是快些离开是正经，不管是去找亲生父母还是自己一个人过活，都比对着满屋子名义上的亲人要来得舒坦。

但是心中空落落的，想到要走，总觉得不是滋味。事已至此，难道说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？

暇的心中，第一次如此茫然。

脚下的人行道是从小玩耍的地方，先是哥哥陪他，再是他陪弟妹。其实也不玩什么，只是指着呼啸而过的小汽车大卡车，就可以傻站上老半天。有时就去屋后不远的河边玩耍，摸螺蛳、游泳、爬树、丢泥巴，然后脏兮兮地回去等着挨骂挨打。



小时候总觉得马路很宽，现在大了，发现没走几步，就已经到了对面。

对街是饭店附设的饮料店，只要他们露出垂涎的表情，里面的大婶就会偷偷地给他们倒一大杯桔子水，后来被老板发现，就没有这么好的事情了。

那时候爷爷还在，轮流背着他们上街玩，买蜜饯、看唱戏。爸妈教训他们兄弟的时候，总是爷爷回护着，还指着爸妈的鼻子说些听不懂的骂人话，现在推测起来，斥责的内容已勉强可以拼凑出轮廓。爷爷是真的疼他们，他去世的时候，啥还太小，他和大哥却哭得比谁都厉害。

如果那时就告诉他们这个秘密，如果他们早知道小孩子不是从泥土里蹦出来的，也许等不到现在，他和大哥就会走开了。但是后来忽然来了景，又有了哧哧。家里更热闹了，虽然爸妈的淡漠依旧，但弟妹的依赖总是让他们做哥哥的心中满足……

他蓦地掐断自己的思路，不愿再想下去，可能是怨自己让毫无血缘的小孩依赖这么多年，或许是怕这些陈年往事干扰自己的决定吧。

看向沉默的弟妹，啥总是事不关己的样子，冷静得可怕。而从小爱哭的景，这几天的泪更像决堤似的没停过，也算养父母没白对她好。

“你们呢？想好了没？”

景正要说话，被一个小小的拉扯引去注意力。

她泪眼朦胧中看到了弟弟扁着嘴，轻声轻气地问：“姐姐，爸爸妈妈死掉之后，是不是就不回来了？”说着还颇为忌惮地朝二哥那边瞥瞥，生怕他又发火。

